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自然的空灵

王建疆/等著

——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和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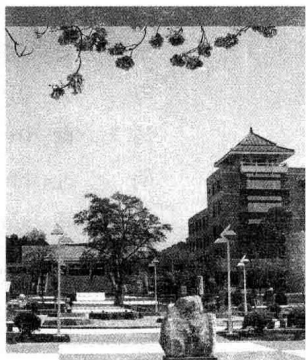
Nature's Vacancy and Intelligence

—— the Becoming and Developing of Chinese Poetry Concept

光明日报出版社

563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王建疆/等著

自然的空灵

—— 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和流变

Nature's Vacancy and Intelligence

—— the Becoming and Developing of Chinese Poetry Concept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的空灵/王建疆等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10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440-0

I. 自… II. 王…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9426 号

自然的空灵——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和流变

作 者: 王建疆 等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校对: 杨 敏 南雅荣

责任编辑: 苑 琛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945(发行), 67078243(总编室),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发行), 67078255(办公室)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 毫米 1/16

字数: 265 千字

印张: 14. 75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2-0440-0

定价: 3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王建疆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自然的空灵——从人与自然关系嬗变看意境型诗歌的生成和流变》已经被确定收入教育部社科中心“高校社科文库”，他嘱我为之写一篇序。我本人长期从事美学基本理论研究，对于这种紧密结合文学艺术史实的成果天然有一种畏惧之感，真的害怕说出许多外行话来。但建疆说这是研究中国文学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与我近期进行的生态美学研究关系密切。正是从这种同道的角度我接受了这个写序的任务。但看后仍然感到多少有些“隔”，真的可能说外行话了，好在我尽量说自己明白的东西，希望能够对于建疆等同志有一点点帮助。

首先，我想说的是本书的最大贡献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重新审视中国诗歌史，在学术上具有突破的意义。中国文学史与诗歌史的写作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所以都是借助的西方理论。或从社会的角度，或从人性的角度，或从审美的角度，或从考证的角度，但并未见过从人与自然的角度。以上这些角度应该都各有道理，也都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至今仍给我们以启发。但这些角度是否就已经穷尽了中国文学史与诗歌史的研究呢？我们的回答是绝对没有穷尽。因为，以上这些文学史与诗歌史研究的视角大都在某种程度上借助的是西方文学与诗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但我们还是应该更多思考中国文学与诗歌自己的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西方从古代希腊就崇尚“人是万物的尺度”，启蒙主义强调“我思故我在”与“人为自然立法”，主张“美学是艺术的哲学”，直到当代现象学仍然强调“主体的构成能力”。由此可见，“人类中心主义”几乎贯穿了西方文学与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始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是被排除在审美之外的。这尽管是一种明显的片面性，但也不失为一种时代的局限，在某种意义上与西方文学与诗歌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切合性。但运用到中国却差之万里



了。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和谐协调的，而且在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中显得特别重要。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天人合一”成为贯穿始终的哲学思想观念，无论是《周易》所强调的“阴阳相协的中和”，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中庸之道”，乃至北宋张载的“民胞物与”等等，无不凝结了东方中国人的可贵的哲思。并将这种哲思表现于文化与文学艺术之中，诗、书、礼、乐，琴、棋、书、画，无不浸透着这种哲思。自然，在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中从来就不是一种客体，人与自然也从来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二分对立”。庄周之梦蝶，不知我之为蝶还是蝶之为我；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诗歌中的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等等就是这种“天人合一”哲思的艺术写照。

自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与诗歌之中从来就不是配角，而是与人平等的主角。中国古代美学也不完全是什么“感性认识的完善”与“理念的感性显现”，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中和之美”，气韵生动的“生命之美”。对于这种特殊的审美形态的研究是否就是什么自然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自然主义是一种特有的研究方法与态度，而我们的研究仍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只不过面对的是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更加特出的事实。《自然的空灵》恰恰是从自然主角的特殊角度来探索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因而是具有开拓性的，具有其特殊的价值。而且，还需加以称道的是，《自然的空灵》选择了“意境”这一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极为重要的范畴加以研究。众所周知，“意境”从古代以来即为研究者所重视，有人称“意境者文之母也”，也有人称“声律第一意境第二”。但无论第一，还是第二，反正“意境”都是文学与诗歌最重要的范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特点。

《自然的空灵》从历时与历事、理论与历史等多重角度深入研究“意境”范畴的发展与深化，说明作者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眼光，而且具有可贵的历史视野，基本上做到了史与论的统一。这是美学与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值得学习与称道的，起码是我所应该学习的。目前，在浮躁之风比较盛行的情况下，建疆等同志这种苦于治学的精神实在是应该大力发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西北师大地处祖国兰州腹地，我曾经在飞机上看到兰州周围那绵延不断的黄土山脉，看到祖国西北那有待于改善的生活环境与条件，建疆等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岗位，从事教学科研，而且生产出这样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可敬可佩。当然，我还要对我没有完全理解的地方发表一点看法。那就是，在中国古代哲



学与文学中主客从未真正的分开过，因此所谓“主体性”、“对象化”、“人化”、“工具化”等等来自西方哲学与美学的概念是否应该慎用？而独立的“自然美”其实也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从来就不存在离开人的独立的“自然美”。而“意境”之说的根源是否还应看到“易学”的影响与作用？至于“意境”之学的当代价值已经有许多学者探讨，不知建疆等同志有何理解，是否能从“意象”之说在西方的旅行得到什么启示？这些问题只是我的疑问。提出来供建疆等同志参考。我历来非常羡慕建疆等中青年学者的活力与闯劲，从本书中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我想正是这种活力与闯劲必将使得建疆等同志会有更大的收获，当然我还是希望建疆等同志将中国文学与美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极为重要的中国化的课题继续深入下去，我期望看到更多的类似的成果。以上这些话只是我的不成熟的学习心得，仅供建疆同志参考。

曾繁仁 2009 年 8 月 8 日于济南家中



CONTENTS 目 录

序 / 1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自然人化过程中的诗化与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 / 1

- 一、自然的玄化与意境的精神骨架 / 2
- 二、自然的情化与诗歌意境的血脉肌肤 / 6
- 三、自然的空灵化与诗歌意境的灵魂 / 10

第二章 景物的工具化、对象化、主体化与诗歌意境的生成和流变 / 19

- 一、先秦:景物的工具化存在 / 20
- 二、魏晋:景物的对象化存在 / 23
- 三、唐宋:景物的主体化存在 / 30

第三章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看文学发展的规律 / 38

-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个文学发展的中轴 / 39
- 二、从“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美妙循环的断裂 / 41
-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在场和不在场 / 41
- 四、文学史如何“重写”? / 43



第四章 中国诗歌史:自然维度的失落与重建 / 45

- 一、中国诗歌史写作现状评述 / 45
- 二、人与自然是关系是中国诗歌史写作的重要维度 / 48
- 三、情景关系中的四种存在形态与诗歌发展的特殊规律 / 51
- 四、宋诗的景物意理化与工具化回归 / 56
- 五、从人与自然关系重写中国诗歌史的必然性 / 63

第五章 意境理论的现代整合与内审美的视域超越 / 65

- 一、中国古代意境理论亟需现代的理论整合 / 65
- 二、从内审美的观点看境界、妙悟、意境和意象 / 69
- 三、在意境之外把握意境形成和流变的道枢 / 74

第六章 人对自然的思维方式与诗歌意境的生成 / 76

- 一、原始互渗思维与先秦诗歌中的比兴手法 / 76
- 二、超越思维与六朝诗歌中的情景关系 / 86
- 三、唐代对话思维与诗歌意境的成熟 / 95

第七章 中国古代诗歌中人与自然和谐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 104



下篇 分论

第八章 唐宋自然审美观分析 / 110

- 一、唐宋意境理论中所反映的自然审美观 / 111
- 二、唐宋诗文理论中所反映的自然审美观 / 115
- 三、唐宋绘画理论中所反映的自然审美观 / 119
- 四、宋代哲学视野中的理性自然观及其影响 / 121

第九章 人与自然关系视阈中的唐诗风格 / 123

- 一、雄浑壮美的诗歌风格 / 123
- 二、朦胧含蓄的诗歌风格 / 127
- 三、优美空灵的诗歌风格 / 129
- 四、荒寒怪奇的诗歌风格 / 132
- 五、冲和平淡的诗歌风格 / 135

第十章 从情景关系看词的意境营造和变化 / 138

- 一、情景关系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 / 139
- 二、唐、五代景物地位的变化与词境的生成发展 / 150
- 三、宋代景物主体化的逐步形成及对词境的影响 / 160



第十一章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看宋代意境型

诗歌的意本体转向 / 175

- 一、北宋初期:情化自然观的余响 / 176
- 二、北宋中、后期:意本体的生成、发展与景物
“本体—工具”的二元性 / 178
- 三、江西诗派与两宋之际的诗歌:意本体的高峰与
景物本体性的退场 / 183
- 四、南宋中期:意本体视阈下景物本体性的回归 / 187
- 五、南宋末期:意本体的消解与诗境的狭小 / 191

第十二章 从主客体关系变化看宋代咏物词境的发展流程 / 194

- 一、北宋前期——咏物词的继承期 / 195
- 二、北宋中后期——咏物词的发展期 / 198
- 三、南渡前后——咏物词的深化期 / 201
- 四、南宋中后期——咏物词的高潮期 / 203

附 录 历代诗歌景物主体化名句辑录 / 208

- 一、诗经、楚辞及唐诗中的比兴句辑录 / 208
- 二、汉魏六朝隋诗中主体化名句辑录 / 211
- 三、唐诗中主体化名句辑录 / 212
- 四、宋诗中主体化名句辑录 / 214
- 五、唐宋词中主体化名句辑录 / 218

后 记 / 222



上 篇

总 论

第一章

自然人化过程中的诗化与 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①

关于意境理论的形成,最早、最直接的术语证据见于唐代诗人王昌龄《诗格》一文中的“诗有三境”说。至于意境的思想渊源则众说纷纭。叶朗先生针对意境出自道家“有无”说和出自佛家“境界”说之争,提出了“禅宗在道家基础上”的“强化”“结晶”说^②。就整个意境研究现状而言,我认为,虽然也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在对意境的思想渊源的研究上,往往重视纵向的线性影响研究,而忽略了对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探讨,从而影响到了对意境生成机制的揭示。中国的意境诗歌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道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意境诗歌的生成和流变。

老庄、玄学、佛禅这三个有内在联系的思想体系在面对自然时实际上各具不同的品格。揭示这些不同的品格,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形

^① 本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04.5,《新华文摘》2004.16,《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5全文转载,又见《学术月刊》2005.6专题讨论该文的系列文章,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5.10。

^② 叶朗:《胸中之竹》,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



成，尤其是意境理论的形成过程。

一、自然的玄化^①与意境的精神骨架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义归之自然。”是说老子之道在于虚无和无为，庄子之学则以自然为宗。后世治老庄者对此多有共识。如称老子为道家的鼻祖，庄子为自然的代言人，以“自然的箫声”代称庄子美学，以为庄子一生逍遥于天地之间，徜徉于山水之中，是自然主义美学的鼻祖等。

庄子之学本于老子，但却将老子的“自然”加以深入的展开。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指道的自然而然状态。因为老子所讲的地和天都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然的一部分，它们本身都为道所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得效法道，所以道不可能反过来效法比自己低的天和地。道所能效法的就只能是道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了。这也符合老子的以道为本，以道为最高范畴统摄一切的实际。在庄子那里，“自然”一词也不指大自然或自然界，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状态或无目的无意识的行为方式。如庄子所说的“无为而才自然矣”（《田子方》）“莫之为而常自然”（《缮性》）“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有时，庄子中“道”的这种本然状态又用“天”来表述。如《秋水》中说，“牛马四足，是为天；落马首，穿牛鼻，是为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天地》中说：“无为为之之为天”。为此，郭象在《庄子注·大宗师》中也说“天者，自然之谓也。”庄子还把天与人相对立，指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大宗师》）认为“有人道，有天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在宥》）因此可以说，庄子的“自然”实质上指的就是道和道的行为方式——自然无为以及体现了自然无为特征的“天”，而不是指纯粹的大自然或自然界，它是一个高度形而上学化了的概念。

与老庄这种把“自然”视为自然而然的道的特征的做法相联系的是，《老子》和《庄子》中涉及到的自然界从来都不是独立自在的自然之物或纯粹的审美对象，而是老庄用来谈理论道的工具，是道的喻体。如在《老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水”和“谷”就不是独立自在的自然景物，而是“道”的特

^① 关于“玄化”一词，郭象《庄子注》中有“独化于玄冥之境”“玄理化”；唐人符载《观张员外画松石序》一文中说：“夫观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夫遗去机巧，意冥玄化。”



征的表现，是被玄化了的自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知其雄，守起雌，为天下溪。”（《老子·十八章》）“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老子·三十四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同样，在《庄子》中，如果我们以人们常常乐道的庄子热爱自然、徜徉于山水之间的“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行于山中”、“庄子游于雕陵之樊”为例，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庄子将自然玄化的特点。

《秋水》中写道：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于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

这里丝毫看不出庄子对自然美的欣赏，有的只是表现了庄子本人不要为官、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哲学。至于说“钓于濮水”究竟是为了养家糊口还是一种纯粹的闲情逸致也很难断定，因为庄子一生很穷，有时不得已靠借贷维持一家生活（见庄子《山木》、《外物》等篇）。再如：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故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同上）

这里毫无观港赏鱼的情致，有的只是人何以能与异类相沟通的逻辑之辩。

《山木》中的“庄子游于雕陵之樊”讲了一个类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哲理故事。而“庄子行于山中”则讲了一个无用之用的道理。这与《世说新语》中名士“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何可一日无此君（竹）”相比，足见庄子并非如人们所说的关心自然景色、亲和自然、热爱自然，庄子所关心的只是如何用眼前的自然景色来讲自己的玄理，亦即从实在达到玄虚，从有限进入无限，从而与道相通。

另外，就是那句为持所谓庄子美学是自然主义美学者所乐道的“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也大都属于不完整引用。庄子原话如下：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

可见，庄子这段话的重心在后两句，而不在前一句上，只引用前面的山林



之乐而忽略了后面的悲哀和痛苦的原因，那就恰好把庄子的本意颠倒了。这里，庄子只是借山林之乐来讲他人为物役故不能快乐的道理，教人们静心无为而已。

如果说以上几例只是说明庄子并不关心自然而是把自然作为道的喻体的话，那么，庄子《逍遥游》、《大宗师》这些最重要的内篇所描述的自然之景则是完全虚构的玄象。如《逍遥游》中“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大宗师》中“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殪及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雕刻众形而不为巧”的大宗师——自然之道。鲲鹏的伟大在《逍遥游》中只是用来说明有限和无限，只是作了“彼且恶乎待哉？”的反衬和铺垫，本来就是虚构夸张的大自然就这样完全被他的大道理玄化了。同样，《大宗师》中这一无所为而又无所不能却又虚怀若谷的大宗师，因其是道的化身而被玄化甚至被神化了。庄子虽然也讲过“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庄子热爱自然。相反，在庄子那里，自然的一切不复存在，都成了玄想的寓所。庄子极力倡导“游”，但除了前述游景外，其余所言游心、游物、游戏、逍遥游等无非玄想之旅，空幻之地。如什么“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乘物以游心”（《人间世》）、“而游心于德之和”（《德充符》）、“游无何有之乡”、“游心于淡”（《应帝王》）、“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以游无端”“以游无极之野”（《在宥》）、“游乎万物之所终始”（《达生》）、“浮游乎万物之祖”（《山木》）、“游于六合之外”（《徐无鬼》）、“上与造物者游”（《天下》）。如此，景之所昭皆为玄理，心之所旅皆为玄境，自然在庄子那里就这样被诗意般地玄化了。

将自然玄化是老庄修养学的特征。老庄就是要通过对自然本性的认识达到对道的把握。因此，尽量淡化自然的本体意义，强调自然的比喻意义和象征意义，就是言意中事了。

自然被玄化的结果，一是自然已失去了它的本意，成了道的喻体，成了自然无为的象征和有无虚实的结合体；二是人们不再拘泥于具体的自然景物，而是在有限之外更加关注无限的道和理，从而在面对自然时很容易达到有限与无限的结合。老子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和“象罔”，都以一种超越有限的“无”“希”“不”“罔”来指称自然景物所体现的道的超越性特点。实际上，在老庄那里，自然景物已经成为有无虚实的



结合体，是道的集中体现。这种有无虚实相统一的思想源于老子，经过庄子对自然的玄化和对这种玄化的诗意的描写，从而对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朝时期那种“澄怀观道”“澄怀味象”（宗炳）的玄远情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嵇康）的超然意趣，“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廓无涯观，寓目理自陈”（王羲之）的宇宙胸怀，以及“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桓温）的人格理想，无不表现出超然于物外的精神向往。这种精神向往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被积淀了下来，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意境的基本精神框架。意境中由情景交融所带来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以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接受效果无不体现着有无虚实的统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老庄玄化自然的结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象外”的观念。三国时魏国的荀粲就提出，“象外之象，系表之言，故蕴而不出。”（《三国志·魏志·荀粲传》）南朝宋的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中说：“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后来的谢赫也在《古画品录》中说：“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甚至当时一些佛僧也常常讲“象外”。如僧肇就讲“穷心尽智，极像外之谈。”（《般若无知论》）僧卫讲“抚玄节于希声，畅微言于象外。”（《十住经合注序》）等等。虽然，“象外”所指，各有不同，但在假托自然形象以表现“道”与“理”方面却是一致的。这些关于象外之意和象外之象的说法直接影响了司空图等人的意境理论。

虽然，老庄对自然的玄化表现出对自然的淡漠，但对自然的玄化却在表现自然无为的人格美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大自由的精神创造，把人类美好的精神向往发挥到了极致。所谓“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得至美而游乎至乐，为之至人”（《田子方》）云云，不仅使人们陶醉于那种幻想的无何有之乡，而且对他们所宣扬的玄理也情喜爱之，心向往之。正如闻一多所说，庄子“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而好诗总是耐人寻味的，这也许就是道家玄化自然的美学意义所在。

老庄对自然的玄化具有历时态性质，它处在不断的生成变化中，在汉魏六朝演变为玄学并与六朝时人们热爱自然的倾向相结合，开创了我国意境诗歌的初始阶段；在唐宋时与佛禅的空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带来了我国意境诗歌创作和意境理论的高潮阶段。这一点，随着我们论述的进一步展开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二、自然的情化与诗歌意境的血脉肌肤

人们习惯于用“玄学美学”来概括六朝美学，也举出了许多例证来说明六朝美学的玄远高深。但实际上，六朝美学除了它的对老庄之学中形而上学玄想的继承外，作为它在当时立身的却恰恰是觉醒的人的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自然景物的真正的亲和、关怀和欣赏。在将自然玄化的同时将自然人情化，形成了六朝美学独有的特色。这种自然景色的人情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现实中人对自然的亲和和热爱，使景物人情化。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中就大量地记载了这方面的例子。如说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从会稽回来，人问山水之美，他答道：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如云兴霞蔚。（《言语》）

又载：

王子敬（献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这是纯粹的对自然景色的观赏和品味。

又载：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

“濠濮间想”源于庄子的游钓，但与庄子的把游钓引向玄理不同，这里完全是对自然景色的亲和和欣赏。

晋人对山水的欣赏不仅表现为亲和和品味，而且还表现为“一往情深”。也就是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如《宋书·隐逸传》载：

（宗炳）以疾还江陵，雅好山水，凡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观之，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虽然这里的“澄怀观道”仍有老庄玄化自然的特点，但对自然本身的热爱却是老庄所未曾有过的。又载：

王子首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

可见其爱竹之至深。又载：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玕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



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同上，《言语》）

一位征战沙场、杀人如麻的将军尚有如此感怀，就更何况一般的文人雅士了。

又载王友军去官后，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

“我卒当以乐死！”（同上）

这些悲喜之中透露出晋人对于山水的一往情深，是一种审美情怀的美，与庄子那种“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无为之美相比，可以说一个是即景倾情之美，而另一个却是即景离情之美。正是一个情字，构成了庄与玄在对待自然美上的区别。正是在晋人热爱自然的情况下，“竹林之游，兰亭楔集”的社交活动蔚蔚成风，流风逸韵，唱彻千古。

晋人的热爱自然不仅仅是景物，而且还爱及动物。

支道林好鹤，本想圈之赏玩而不使其飞走，但为鹤的不能高飞的懊丧之意所动，曰：“既有云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乃放之（《言语》）。

又如一代枭雄桓温也曾为部属在三峡中捉子猿而使母猿沿江哀号，追逐百里而柔肠寸断的事动了恻隐之心，并大怒而黜其人（《黜免》）。

如果说艺术产生于爱的话，那么，晋人这种对于自然的真情真爱就为后来中国的山水田园诗和山水画孕育了真正的血肉之躯。

2. 人物品藻中将对人的欣赏与自然景物相联系，使人情景物化。

人物品藻主要是品评人的品格和气象，而不是人的权势、地位和业绩。因而具有超凡拔俗的人格美鉴赏性质。人物品藻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晋人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往往具有光明洁净、宏伟鲜亮的特点。如什么“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傀俄若玉山”等。《世说新语·容止》中写道：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若朝霞举。

说到大书法家王羲之，人们视其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说到另一名士王恭，有人叹曰：“濯濯如春月柳。”

《赏舆》中写道：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